融通东西 开拓中国美学新境界

——“美学的西方渊源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暨阎国忠先生八秩寿诞祝寿会”述评

本报记者 杨晓华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美学界的研讨和聚会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举行。研讨会的主题是“美学的西方渊源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暨阎国忠先生八秩寿诞祝寿会”。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约集美学界的众多著名专家,如:钱中文、曾繁仁、聂振斌、李衍柱、杨辛、李醒尘、叶朗、高建平、刘晓枫等,以研讨会的形式,向阎国忠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学人风范致敬。

北大——中国美学研究的重镇

200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如今被确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60年的美学教研室。从那时起,在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马采等美学大师的影响和带动下,北大美学研究以斐然成就,在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开拓与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诸多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如,朱光潜于1963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是汉语学界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著作,从基本的体例、使用的术语以及写作的范式上,奠定了汉语西方美学史著的基本形态。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对中国古典艺术进行了独创性研究,阐发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并对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作了精湛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把中西艺术的差别,由一般方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果说朱光潜、宗白华等是北大美学研究的拓荒的一代,那么杨辛、叶朗、李醒臣、阎国忠等教授就是接力开拓和延伸扩展的一代。这几位学者当天都参加了会议。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衍柱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北大美学研究的新一代学人,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遵循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的遗志,接着他们的话语,踏着他们的足迹,奋力拼搏,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美学基本理论、中国古代美学文献的整理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西方美学研究几个方面,均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卓越成就。其标志性的成果,如:《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古代美学丛编》、《美学原理》、《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西方美学史教程》等。近年来,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不断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如,叶朗教授的《美在意象》、叶朗和朱良志教授合著的《中国文化读本》、朱良志教授的《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等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2010年,由北京大学和国际美学协会主办、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有1000人的规模,其中海外学者有300人,对推动中西美学的深层对话和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阎国忠先生曾长期担任朱光潜先生的学术助理。他正是在前辈学人的指引下,登堂入室,进入美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并从东西方美学学术传统的详细梳理和仔细辨析中,寻找中国美学发展的资源和道路的。研讨会上,商务印书馆展示了新近出版的阎国忠教授的七卷美学文集:《古希腊罗马美学》、《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这七卷文集,彰显了阎国忠教授筚路蓝缕,沿着学术先贤开辟的道路,在广阔的东西比较的视域中继续深入钻研和跋涉的扎实成绩。

阎国忠先生的为学为人

93岁高龄的著名美学家和书法家杨辛先生,为了表达对老同事学术成就的祝贺,带来一幅自己亲自装裱的书法作品,题词为“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称道阎国忠教授殚精竭虑、持之以恒为中国美学建设作出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文学理论家钱中文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冯友兰先生当年阐明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即照着讲和接着讲。阎国忠教授接续了老一代美学家“重视传统,重视研究文本,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治学精神,以自己扎实的成绩,弥补了于中世纪美学研究的不足。但是阎先生对于学术的引路人朱光潜“不是跟着说,不是接着说,而是和朱先生对着说,这就进入更高的、脱俗的学术境界了”。从而别裁心思提出了自成一家的理论和观点。

李衍柱认为,阎国忠教授对基督教美学的研究是干了一件中国美学家们基本未曾涉足或不敢去碰的事情。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仅用5000字简述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美学思想,而阎国忠教授站在世界文明史和美学史的高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基督教美学,推出了《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这部37万余字的专著。并在国际美学界,批驳了中世纪美学是荒漠的流行观点,提出中世纪的基督教美学是近代西方美学渊源的新见,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声音。

不少学者认为,《古希腊罗马美学》代表了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断代西方美学史领域的最高成就,书中提出了“整体的美学史”观念,这一观念决定了史料选择视野的宽广,不是仅关注一个美学家关于美的言论,而是关注所有的论著和思想。《走出古典》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历程作了非常准确的判断和评价,推动了当代美学进一步的发展。《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朱光潜美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作了清楚的概括和总结,对美学大师的学术传承起到了关键作用。《攀援集》所收集的论文将爱、美、自由、信仰这些概念纳入到美学理论之中,特别是对于美和爱的关系的探讨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台州学院副院长王正、著名学者刘小枫、北大美学教研室教授章启群等从朋友和学生等角度表达了对阎国忠教授作为纯粹学人所体现的书生本色的尊敬和爱戴。

开拓中国美学研究的新境界

民族文化复兴的新的时代呼唤着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在发言中指出当代美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美学应该指向人生,引导人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道德需求、奉献的需求、审美需求等。这些精神的需求是对物质功利需求的超越,是对个体生命感性存在的超越。哲学和美学的目标在于引导人们重视精神生活,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从现实中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

阎国忠教授本人认为,自己有幸找到理论的立足点,从而将所学的知识贯通在一起。他相信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认为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之所以变得如此的原因,不是什么上帝,什么人性,而是由千百万人群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一切理论,包括美学的最后根据,不在任何天才的玄想里,而在社会实践中。他的学术历程的逐步积累和完善过程的终点就是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为美学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正是在这一根本思想的支撑下,在《古希腊罗马美学》中,他尝试将毕达哥拉斯到普洛丁的所有重要范畴纳入一个逻辑整体,在《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中,他尝试将中世纪美学表述为一种历史的过渡。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邢建昌认为,阎国忠教授作为“当代美学的提问者”,以“不断地提问”方式推进了当代美学学术进展。他较早提出和论证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学术定位,带动了中国当代美学从“物”的美学向“人”的美学的转变。他提出爱、美、自由三位一体的理论主张,为当代美学构建了一个可靠而温暖的价值基点。他竭力为超验之美辩护,其实是在超验的层面上,显示人的智慧和力量。

来自太原市委党校的郑学诗教授以30多年的学术交往,说明了阎国忠教授的学术研究的深层价值取向。美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属于美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的问题。

潮音阁

降门槛 配菜单 送服务

——美术馆免费开放服务中的角色转换

岳阳

据资料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美术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人流量大增,效果喜人。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省级美术馆实行免费开放后,受到公众的称赞。但是相比之下,占全国总量2/3的诸多地市级、县区级美术馆,在免费开放中则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的状态,面临服务角色转换的实际问题。

槛高架大,市民有距离感。在我国,美术馆这一概念在大多民众的心目中,是一个高档艺术品集聚的库地或是画家们的天地,加之长期以来,美术馆实行办展览收场馆租费、公众参观得买票进门,因此,在普通市民看来,美术馆是个高门槛、架子大的地方。美术馆虽然对外免费开放了,但在民众的心目中仍觉“没有免费的午餐”,仍有距离感。

服务缺项,大门敞开但无服务。美术馆是集展览、收藏、研究、公共教育与艺术推广于一体的文化事业机构。长期以来,大多美术馆似博物馆,只有常设一、二个藏品展览,360天一个菜系,公共文化供给形式单一,缺乏多样性,服务项目单一,造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滞后,大门敞开,但无服务,吸引不了观众,即使免费开了门,进门没“菜”、没“粮”。

考虑个人得失,职责缺位。长期以来,美术馆以及专业人员大多重藏品研究和绘画创作,以专家、画家自居,放不下身段,认为免费开放服务不是美术馆专业人员做的事,于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方向、对象和一些文化建设的重点、热点问题如城市化进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下民众和外来民工的文化需求等等,不调查、不思考、不研究,强调客观困难,不注重工作对象的研究,考虑个人得失,因而造成公共美术馆免费开放职责缺位,不能为公共文化主体服务的现实状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美术馆的建设进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美术馆与图书馆、文化馆一样向公众免费开放,不仅将有力提升美术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实施角色转换,也必将引领全国众多的民营美术馆在免费开放中有所作为。

降低门槛,实施角色转换。美术馆要站在不同视觉、不同认知的高度来面对现实,重构工作理念。而主动服务于公民,首先就要降低美术馆的门槛,让百姓进得了门。当前首要的工作是要认真策划一些有针对性、有吸引力以及美术馆与老百姓能够零距离相互互动的展览、讲座等系列活动。以往买票进入美术馆观展的人们大多有着一定的美术感觉,看的是门道,而今后美术馆将面对大量增加的普通观众,他们可能没有什么艺术教育背景,看的仅仅是热闹。因此,美术馆更需要肩负起艺术教育、普及推广的社会职责。要开辟多种展现百姓才华的平台,为普通百姓实现“成名成家”的梦想提供多种免费服务。同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改变美术馆社会形象,实行由以艺术家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转变。

配送菜单,推出适合不同人群需求的服务项目。配送菜单,即按需配送免费服务项目。美术馆不仅要全面免费开放场地和设施,更要扩展服务内容,增加服务项目。一般来说,常年来美术馆参观或活动的有三类人群,一是国内外学术研究者、专业画家等,二是业余美术爱好者,三是普通市民包括未成年人等。三类人群需求于美术馆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是各不相同的。对此,美术馆要制定阶段性服务内容,推出适合不同人群需求的免费服务项目。服务菜单的内容应包括预报展览信息、讲座内容、培训内容、活动内容等,避免出现“大门敞开,但无服务”的现象。

热情服务,由封闭式、被动式向开放式、主动服务式转型。在满足市民口味的同时,如何培养观众的欣赏眼光,需要美术馆不定期针对不同阶层的观众进行艺术欣赏指导,除了对作品的内容、技法及风格进行介绍外,还要讲述作品的时代背景及产生的影响,有规模地开办大众美学及审美讲座。有条件的美术馆可配美术作品讲解员,对观众进行重点讲解,避免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情况,常常看到偌大的一个展览,有少数的观众不到十几分钟看完就走,不是观看,而是穿堂而过。而且不仅仅是参观,还有与艺术家的互动、体验艺术创作的过程。

创品牌,破解美术馆功能局限。由于大多数美术馆建馆历史不长,加之经费短缺,在馆藏上不能和一些历史悠久的美术馆相比,可能没有骄人的藏品,其服务功能受到局限。对此要品牌立馆,靠特色展览创造品牌。比如古根海姆它原来是美国的一个地方美术馆,后来在西班牙开设分支,利用特殊的建筑变成和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相关的一个品牌,所以挂古根海姆的牌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再如上海双年展,是上海美术馆的一个品牌,他们从这个品牌上做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事。嘉兴美术馆作为一个地级市的美术馆,自2000年以来,每两年与中国美协联合举办一届“中国·嘉兴国际漫画展”,不仅成就了美术馆的活动品牌,而且促进了嘉兴美术馆与国际漫画城市的文化交流。这是我们许多美术馆值得借鉴的。

质疑“文本细读”式批评

牛学智

应该说,对于任何人文研究,只要对象首先是文本,“文本细读”就会成为一般性研究或批评的最低要求,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事情总还有个别的和特殊的阶段,这是“文本细读”式批评需要辩证看待,并且也是由其所处实际语境所决定的。

何谓“文本细读”式批评?从大量散见于报纸杂志的文学评论文章可总结出这样几条大致特点:一是完全忠实于文学文本的细节描写,视细节为整个叙事的视点;二是完全忠实于情节叙述,并视情节为文学的基本情感基调;三是完全忠实于作家的故事流程,并且视故事的起承转合为整个文本的叙事态度。显而易见,这样一个批评姿态,只适合面对经典文本,却并不适合论评流动性文本或未定型文本。如此一来,文本细读式批评,如果仍坚持如此方法论,遭遇人们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当然,持此方法进行批评实践的批评者,可能觉得他所面对的文本符合经典文本属性,并且完全能进行叙事学的进一步探讨,倘若真如此,这一类批评则不在我这里要讨论的范围。

先举个例子,比如《平凡的世界》。从该长篇小说出版到现在,仍然有那么多自发探讨的评论文章,绝对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但细细分辨,近年来的研讨,多为文本细读式批评,或者说是因为要颠覆《平凡的世界》中的那种底层价值观,文本细读式批评恰好能担此任。批评者在认真而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得出结论说,《平凡的世界》不仅语言嫌粗糙,情节、细节,包括整个叙事意图都很“不真实”,是作家路遥某种政治抱负的不切实际的写照,有很多臆想的成分。好了,这样的一番文本细读,目的终于达到了,就是为着解构《平凡的世界》中把价值立场放在底层甚至弱势人群一边的叙事努力,解构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说,今天时代,该谈幸福故事、快乐故事了,老把视野局限在孙氏兄弟及其村民为生存不得不拼力挣扎的那些辛酸事情上,幸福叙事、快乐叙事怎么能自圆其说?更何况,这类批评者要建构心中的幸福故事、快乐故事,必然需要逻辑地先颠覆那时候的计划经济,在今天就是颠覆小农经济,才好在城市化平台重新构想作为市民的孙氏兄弟故事。比如,孙少安终于洗净了泥腿子,上楼了,并且坐在沙发上闲来无事把玩遥控器,看着谢娜等主持的“快乐大本营”,为谢娜一个拙劣的模仿,嘴咧成了一个浅浅的月牙儿;或者比如,孙少平终于如愿以偿,和省委干部的女儿田晓霞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婚姻殿堂,前来恭喜的乡亲低头哈腰、好话说尽,孙玉厚一脸的庄重与严肃,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正点数不菲的礼单呢!

很清楚,在整个构想中,孙少安的砖厂已经完成了经营转型,正升级为某个建材公司的子公司,或者干脆是某个全国性连锁店。这个时候,孙少安在保镖的簇拥下,签署着一个个来自四面八方的订单;其妻贺秀莲俨然摇身一变成了富婆,开着什么名牌小轿车到处逛商场购物呢!

难道不是吗?打开任何一个电视节目,点开任何一个娱乐网站,扑面而来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更不用说几年前好几个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了。他们用以构想的一套价值软件,都是以国家提倡新型城镇化的终端为起点开始的讲述。至于说广大农村世界在新型城镇化触动下,究竟正在经历什么,遭遇什么,完全不在他们的理想构想之内。上了楼的农民,打工没地方,喂养牲畜,又没法养,干什么呢?那就聚到一起赌博、翻闲话呗。按他们的思维逻辑,贺秀莲发迹后,根本不用自己喂养孩子,有的是保姆或钟点工干。她要么开着小轿车闲逛,要么坐上乃夫孙少安公司的第二把交椅,迎来送往、觥筹交错。

仅文学谈文学,仅《平凡的世界》谈“平凡的世界”,在颠覆了作家和喜爱它的读者一直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无奈感和不能为自己做主的迷茫感、价值错位感之后,刻意建构的价值观,除了以上臆想,还能是什么呢?没有了。

为建构而建构,为文学而文学,或者追名逐利、见风使舵,为新兴的利益群体而文学、而理论,是文本细读式批评比较浅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批评,说白了,其标准就是以自我经验为标准地衡量、检验文本中的细节,不是按其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思潮,而是以自我为标准。这一层来看,这一路的文本细读式批评,浅则浅矣,但它的动机并不浅,即为逐利来,也为逐利终。谈历史、谈社会、谈现实,是这类批评从骨子里所反感的。

较深一层的文本细读式批评,基本方法是对文学艺术经典细节的活学活用,进而在活学活用中,灵活处理当下细节的微言大义。也就是说,他们眼里,今天的语境是什么不重要,今天普遍的社会呼声是什么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把产生于今天语境和今天社会文化思潮的细节去语境化、去针对性,结果显而易见,剩下的意义或价值,是无论哪种强势话语无论哪种政治意识形态,都能盛得下、装得进去的细节、情节和故事。

不妨也举个例子略做阐释。前段时间,辽宁卫视“老梁观世界”节目与这里说的另一类文本细读式批评本质很相像。梁宏达揭穿所谓“培训大师”翟鸿燊和刘一秒行骗伎俩所用的方法,正是抓住了两位“大师”的细节。总结来说主要是“强制性服从暗示”和“金字塔式营销模式”。什么是“强制性服从”呢?梁宏达摘出了两位大师的开场白,比如翟鸿燊反复问观众“是不是”“是不是”,刘一秒则是“懂不懂”“懂不懂”。当“大师”们指着你鼻子反复质问的时候,精英们不敢说自己不懂、不是,因为说不懂、说不是,不明白等于说自己是傻子吗?很显然,正是一个个浅显破陋的“懂”和“是”,成了“大师”能抓住的牛鼻子,忽忽悠悠,一旦牛鼻子被牵住,精英们是什么套都愿往进钻。

至于“金字塔式营销模式”,就更好理解了。最上层是“大师”自己,最底层是中小企业业主,中层是职业经理人。巨额培训费有相当比例是分配给中层和底层,然后利用中层和底层的口碑来宣传自己,大小老板跑来与其说听讲座,不如说来“抱粗腿”“交朋友”。

我曾当场听过许多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讲座,有些讲者几乎几年乃至十年如一日不换讲稿内容,换了的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措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讲稿中雷打不动的内容,其实就是经典细节。这些被选择的细节有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适合于任何意识形态需要,也适合于任何人性变化,适合于任何价值阐释。如此,在空转中,听众可以不为眼前焦虑现实而操心,也不为敏感意识形态问题所牵扯,只需平心静气回到那些经典细节就行了——因为已经被填满了文史哲或哲史文的细节,基本涵盖了所有阶段所有人生的不同体验。既然不同阶段不同人生体验悉数一网打尽,那还在乎文本生产的具体语境、具体社会现实干什么呢?

由此可见,这类文本细读式批评,其实是一种聪明的逃避。就像那些“大师”一样,只要抓住人们心里的那个致命局限——怕麻烦缠身,怕自己输了,怕参与公共事务,其他的都不重要。因为一旦激活其他的思维软件,就意味着对既成事实、既成经典、既成话语秩序的修正和反思。

毫无置疑,怀疑,修正,反思,等等,是文本细读式批评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如果细细分析文本细读式批评,你会发现,这类批评看起来仿佛思维开合、左征右引,经典细节几乎都能纳入胸中。其实不然,它们仅为文本而生产、仅为生产文本而生产,近30年、20年乃至近10年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几乎无一例外都不会正面进入批评思维流程。说得刻薄一点,这种批评差不多是面对死人和面对文本的批评,与活人及其活人世界,与文本及其生产具体语境,关系不大。这是我质疑这种批评方法的根本理由。

文学理论中的反本质主义

文艺学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勃兴主要起因于对既有文学理论体系的不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部文学理论教材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体系的封闭性,二是知识的绝对普适化与真理化倾向。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的《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体例上都与传统的封闭和真理化倾向的块式结构体系有着根本不同。但新问题亦随之而来。松散的结构使得教材内容偏于随意,相互间的逻辑勾连也严重弱化。童庆炳认为,这种反本质主义已经是一个传统的老话题。19世纪之前,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主导着西方哲学界。19世纪以来,起来反对本质主义的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他以历史的研究方法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随后的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都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童庆炳明确地指出,“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杨春时也认为,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有拓展研究视野,打破传统文学研究模式的功劳,但它使得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消,从而可能导致虚无主义。

王瑞瑞、廖述务:《困境与突围——论新世纪文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建构》,摘自《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热线(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部(010)64293890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